

洪武聖政記
青溪暇筆
聖駕南巡日錄

國初事蹟
大駕北還錄



Z121

1

:3959

洪武聖政記

宋濂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洪武聖政記（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
齋重鈔金華叢書皆
收有此書借月澤古
版本同借月在先故
據以排印金華本爲
二卷本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孳孳圖治。恆若不足。於是網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威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卽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縣。率皆設衛。其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則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加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材。優前代。正禮樂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闈之法。勵忠節之訓。剷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容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莫不載焉。聖人之

作也。萬物咸忻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于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于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洪武聖政記

嚴祀事第一

明 宋濂 撰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上以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爲皇帝。以主黔黎。勉狗輿情。迺祭告天地于鍾山之陽。其文曰。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令運亦終。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臣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爲臣之輔。遂能勘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荊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處。休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周迴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吳二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簡在帝心。遂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月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布告天下。乃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廟及百神祀典。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聽人民祀天地。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犯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上下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省部定奏。天子親祀闕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及風雲雷雨五嶽四瀆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祖父母父母。及里社土穀之神。并得祀竈。載諸祀典。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及塑畫天地神祇。與凡扶鸞禳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又命禮部諭有司。謹祭祀。略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方隅。爵及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有巨微。皆稱曰國。所以動止首以祀戎爲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於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粗俗者居官。亦不訪于賢。是故事多非爲。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官。必訪於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邪。爾禮部遍告諸司。如勅。四年秋七月辛亥。存心錄成。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國家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爲善惡。豈以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爲守法。

又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心與身。如兩敵然。時時

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遇祭祀。齊戒整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尙難能也。善長等皆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要。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定大本第二

上既御極。卽立長子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以定大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臺省都督府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尙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迺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

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驕泥於安逸多忽於軍旅之事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劉基陶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欲倣元制設中書令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爲不善而一概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卻步渡長江而回楫豈能達哉元氏自用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昭大分第三

三年夏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廟禮畢賜宴廷臣上曰昔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封爵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適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道羣臣稽首對曰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也遂詔天下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長子爰以今歲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棣爲秦王第三子橒爲晉王第四子榑爲燕王第五子椿爲吳王第六子楨

爲楚王。第七子樽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澶王。第九子杞爲蜀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嗚呼。衆建藩府。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義。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是歲冬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以封功臣。次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上召諸將諭之。略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奔佑。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卽從征討四方。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悅服。迺頒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四。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營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瑄封榮陽侯。康鐸封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乃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宇紛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視羣雄之無力。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師用命。遂致華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屬予一人。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天下鎮守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尊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古制。定勳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白金十兩。錢六千。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

肅軍政第四

洪武元年春正月。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迺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一百戶下設總旗二名。小旗一十名。

管領鈴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敢紊亂空歇。凡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廷。軍士則各歸其衛。而單身還第。其權一皆出自朝廷。而不敢有所擅調。五年夏六月。降律令於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於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

絕倖位第五

上初卽位。卽曾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略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內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及六部等官。外列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縣等官。綱維庶務。以安兆民。一革冗濫之弊。四年夏五月。諭吏部尙書詹同等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逃。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得失在庶官。任官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廢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六年夏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恆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尙。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追追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才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而備禮遣送京師。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定民志第六

上命中書省定官民房舍服色等第。諭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祖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中書其以官民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禮部上考定禮儀，上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染污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幾愜朕心也。又嘗諭徐達等曰：禮法，國之綱紀。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新舊俗第七

六年冬十一月，命刑部尙書劉惟謙更定新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後頒降。七年春二月，新律成，其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悉合輕重之宜，合六百有六條，分三十卷。

右中禁令

上令諸司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諭之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其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取其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責成，有司預爲勸諭，俾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各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以充貢京師。上嘗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等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揚雄，相如何諱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右賢實效

二年冬十月，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泯焉無存。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嘗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此最急務，宜速行之。」

八年春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上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爲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右育人才

三年夏六月。李文忠等遣人送故元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等到京。中書上言。宜獻俘太廟。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具本俗之服見。至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賜以中國冠服。并賜第宅及廩餼。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尙矣。元失其馭。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羣雄。混一區宇。爲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爲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迺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特諡曰順帝。上又以其后妃在京。不能耐暑。且北狄但知食肉飲酪。迺勅中書省臣。務使之飲食起居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未幾竟遣還。

右優前代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練達時宜之士。禮送至京。

乃命凱等更製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尊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邊塞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隊舞。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譌。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右正禮樂之失

三年。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國家封號。定制止稱本名。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家國封號之所可加。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謚議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

右去海嶽之封

上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專寵之幸。自以乾清宮爲